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九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舉人臣張　護

晦庵集卷九十三

宋 朱子 撰

墓誌銘

女巳誌銘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

㕧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

雖未學得翁意臨絶言孝友悌從母葬亦其志父汝銘

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宋淳熙歲丁未月終辜壬寅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月庚申葬于其里少東夏嶺之原前期其弟嗣以書致令臨江通守賈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嘗得從清卿遊然家居相距百餘里不得旦暮相與切磋琢磨以究其學也然每一相見則心愈益敬愛之及聞其死以病未克赴弔至是乃與疾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筵像設見其子甚幼纍然服喪撫其匶于西廂不自知其慟

也歸乃𤼵賈侯之狀又附以予所知者而具論之君諱明清卿其字也世家建陽縣北樂里曾大父諱測以學行教鄉黨仕止將作監主簿而贈官至大中大夫大父諱立左朝奉郎以吏治循良受知于司馬文正公父諱琦左宣教郎永州州學教授覃思春秋之學龜山先生楊公見其書而稱之尤以文學行義知名當世娶同縣虞氏而生清卿馬清卿生而有異稟書過目輒成誦作文操筆立成皆有思致見者驚嘆以為江氏有子矣以

童子見張魏公即開口論天下事儼然如成人公亦奇之年十七遭外憂執喪如禮既冠益從諸長老遊讀書問學探討不倦而不肯輕為論說持守踐行造次必以規矩而不務過為崖異斬絕之行其接物薰然以和然亦未嘗茍然有所阿狥鄉人無不悅而親之然其恬曠虛遠之懷安靖篤實之操誠于中而形于外者人亦望而敬之不敢有以加也始教授公無慿時嘗欲盡以先世遺業奉其兄未及而卒清卿卒成其志自處雖約不

以為慮母夫人有賢行自寡居即布衣疏食以終身及
春秋髙遂抱羸疾清卿左右奉養無違既沒葬祭如法
父同產有適人而老且貧者迎養周給以立其家始終
不懈鄉人有死于遠官者為之糾合親故還其喪而窆
之有以昆弟訟其先人之遺澤而累歲不決者喻以恩
義之重一言而解益其志行之所以信于人者非一日
也甞以進士試禮部不合而歸遂無復有進取之念而
獨于修身進德益孳孳焉不以歲年之晚疾病之侵而

少有自安之意也始亦嘗有意為浮圖學至是乃喟然曰徒亂人耳卒時年六十有二篋無完衣以斂而一子宗老才七歲鄉人無問親踈賢否哭之皆出涕退而相與咨嗟悼歎者無異詞也妻吳氏先卒二女適翁益李懷祖其遺文十餘卷藏于家嗚呼君家比三世以儒學起家從官而皆不大顯至君而學益明行益修人曰是必且為世用而有以大其門矣而又不位不年以没于地於是人莫不以是疑于造物之理而為君惜之予獨

有以知君之志其所以為欣戚者有不在是也然則文卿之託銘于予也豈不有以也哉銘曰

不同乎今人者君之樂不及乎古人者君之憂葢其所樂者人以為戚而其所憂者我以為休銘焉不㦗子孫是收

轉運判官黄公墓碣銘

公諱洧字清臣姓黄氏建寧府人其先世相傳自光州固始入閩居建陽之水東後徙甌寧之演平曽祖執矩

祖伯堅贈承議郎父鋭朝請郎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廣南坑治公事公以遺㢤補官調筠州高安尉時江西群盜充斥王師討捕相繼公以射士為大軍前行數與賊遇已事例受薄賞不復以功自言論者多之郡獄治盜詞有白金若干藏某處檄公取之得金數倍從者請私其餘公不可悉以送官人服其廉秩滿授興化軍司理參軍問事既得其情即復告以法所當得之罪且問若此寧有寃乎必反復無異詞已乃具獄上府以是凡公

所鞫雖重辟皆合爪扣額自以不冤軍院官謂公曰兩獄一也即有移鞫幸勿為異吾亦不敢自異于公也公愀然曰事惟其是而已况司獄人命所係吾固不敢以狥公公亦安得以狥我乎自今理院所移有不當者幸公改之勿以為嫌也部使者私欲出一重囚公持不可乃因行部慮問釋之公白太守復致之獄而竟按其罪太守汪公待舉以是賢公待遇有加一郡之事必咨而後行公亦益為盡力境內稱治監紹興府錢清鹽場改

宣教郎知福州候官縣治以寬簡先教後刑訟者反復曉譬之或失所爭而去民爭先為里正曰官無賦斂里無盜賊吏不敢踹號村落間此時不可失也母夫人江氏故家福州族黨衆盛歲時往來親親之意甚厚而無一人敢以私事為請者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郡守辛公次膺鄧公柞范公如圭皆當世賢大夫咸委重焉秩滿造朝給事中黃公祖舜薦公材堪治劇清可律貪欲留官中都公辭母老求通判福州以歸未上而

太夫人物故執喪哀毀治葬勤劇家益窮空當路有欲
周之者顧非其義不取陳正獻公時在從班應詔舉公
可奉使典州喪畢除知南雄州郡小用度不饒舊常法
外重贖以取資且榷酒酤增税柵民告病矣而官用猶
不足公至一切罷之人以便安而郡亦未嘗乏事也州
故與建饒贛州代輸坑冶司歲貢白金各若干兩故事
皆取于民以辦公請以郡大小為差詔悉蠲之郡人賴
焉改廣南東路提舉市舶帥守市賈胡香不償直公舉

法移州帥愧且懼亟召歸之吏為轉運判官廣學租禮名士益勸諸生以學番禺令近在帥守諸司治所肆意為姦無按舉者公素聞之至是誨屬之不能改乃捕其吏屬劾之一夕而獄具奏上閲實抵罪以去其餘不循法度以病民者隨罪大小以次繩治於是一路肅然官吏始共知有法守矣市人困于官估丐奪之擾公為移書一路罷官估除市籍百貫得職物價為平復上奏請均其法於諸路詔施行之丁籍久失開收口賦之逋均

及鄰伍流亡日衆公選吏分行覈其實而除之一路所
蠲凡十有五萬口流冗浸復瀕海蜑户數萬生理至微
亦有役于州縣公悉免之按行所部雖炯瘴荒遠無所
憚訪問疾苦伸理寃抑不可勝計草外銓匿闕猶私之
弊人無怨言江浙歲饑有旨發二廣義倉米航海詣永
嘉往時嘗有此役吏並縁以擾民而米不時達公處之
有方且并西道所發轉致之不越月而至永嘉者八萬
斛永嘉之人焚香迎拜步下曰此廣東運使活我也史

正志為發運使專以括取諸道羨錢為己功諸道承風聽命不暇公曰嶺外貧薄安得視它路財予緡錢千數正志怒欲陷公以罪有以公為人告者乃已改使荆湖南路首論諸州以租米饋荆鄂襄陽諸軍地里之遠近不同則運載之費出于民者宜有多寡令諸州不能前知所當詣因悉以遠地為凖而取其費如潭州歲輸三十萬斛則税外當歲輸錢十萬緡民力安得不重困謂宜詔總領所前期下諸州使知所當詣而隨其遠近以

所謂俯仰無愧怍者又按公官第七品當立碣乃敘其事而系以詩使刻寘公墓上以示公之子孫與凡鄉人之從宦者使知有所畏慕而興起云其詩曰

嗟若黄公懷瑾握瑜半生下僚坦其舒舒晚使于南志則少攄乃其清剛之死弗渝威讋權豪滓流鰥孤而其永歸柩靡所廬故山北東有坎其墟我最其蹟圭首方趺沿爾後人毋迷厥初過者考德亦式其車

朝散黄公墓誌銘

始予試吏泉之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曰黄公公廉強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它縣民有冤訟率請誘公以决其條教科指操驗稽决人皆傳誦以為法間嘗以檄書案事涉其境道傍小民稱説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束大抵皆敦禮義厚風俗戢吏姦恤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不暨焉過門入謁則公方危坐堂上閲學宮弟子程課廷中閴然無人聲問公所以為此者公不鄙告語甚悉恨所案

事有程不得久留聽公語也泉之士大夫爲予言永春自故司課江公民表爲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爲無能繼者今黄君節守始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之者予既罷歸聞近臣有薦公者天子擢以爲監察御史謂公得以行其志矣未幾聞其以病去竟不復起識者恨之後十餘年屏居里中有書生來請受學思苦業精久而益篤問其出則公之季子也一日出其兄東之書與其母之外弟今提舉廣東市舶江君文叔之狀泣而請

曰先君子幸相與有一日之舊敢請銘以賁其幽予不得辭也公諱瑀字德藻其先世居福州長樂縣青山下後乃徙家郡城之東為閩縣人六世矣曾祖徽祖時皆不仕父南仲七試禮部不偶以公故贈朝奉郎而妣陳氏亦封太安人公中紹興八年進士第初任為饒州司戶參軍提點鑄錢官欲市冶工餘糧以規贏利强公髙其估公不可則怒欲中以法而求其罪無所得乃更欲薦之公謝不受歲旱郡檄視屬縣民田當免租者公請

免之什九而行它縣者以什一告太守洪忠宣公以為疑却公所上文書俾更之公曰官可罷此不可易且吾已聞之諸使者矣既而洪公使視諸縣則公所行縣民獨無流徙乃復善公所為而薦之罷官貧甚與一力徒步以歸更調湖北轉運司主管帳司使者向公伯奮一日謂公曰人皆求薦君獨未嘗一言何也即袖中出奏牘上公可親民者且以心源淵静夷險一操目之公於是改官而人亦以賢向公焉及來永春承寇亂蠱弊之

餘田菜多荒民力凋瘁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稅籍不除者悉釐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履畝而均其稅於是豪民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于市為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閭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廨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法當計傭受直亦不取至于燕遊饋送之費又皆一切屏絕而鈎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所容其姦於是廩

有餘粟庫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如浮鹽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為損其虛估之直宗子米則以它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屋郡分以屬縣它縣征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木具陶瓦而分寓便舟以往為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産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不得脫至是乃有投牒爭先為之者嘗有寡婦負租而逃公寬其

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傭織于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
鬻牛以輸負租者公閔然曰柰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令
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聽命及期果
如約葢其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浹而于其細者又皆曲
盡如此獨豪宗大姓侵刻細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
他所聽斷發擿隱伏人以為神而卒亦歸于仁恕也大
治學館闢其衢路斥去喧雜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學
者語意甚偉延擇修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

學講學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
為設席聽事之旁課以論孟通者罷歸否者呼其父兄
懲以二物由是俗為一變始至款謁羣祀以文告曰令
有昏墨神其殛之視社稷祠壇隳敝甚即命改為而又
植以名木至今人猶指以思公名之曰御史林遭旱出
俸錢具牲酒躬走羣望窮極幽險不以勞為憚雨為立
應愚民奉佛往往私立塔廟僧以是得雜處市里閒亂
倫敗俗為良民患公按律令盡撤之且禁僧無得復居

外宿弊頓革丞有女病若有物憑之者巫曰故邏卒某也死而役于城隍之神實為祟公怒曰是安敢然杖其土偶而投之溪流女病即愈始時縣人頗神事之巫史因託以為妖至是乃息云以郡守諸司薦去為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有獻鬻公田之策者檄公視之歷諸郡盡得其多寡輕重不均之弊還極言其非便且曰公田歲入若干而畜牧芻藁取具焉今一旦鬻之計其獲不過數歲之入自是以往能無厚斂于民乎貴將楊存中

請地以廣其營實規為觀游以奉權幸公又以檄往視
還曰營卒若干人度地若干畝而足今所請地且數倍
若從其請是壞民田廬冢墓不知其幾而獨為存中結
驩于一幸臣也不可予卒皆罷之權秀州華亭縣事歲
惡民饑公白常平使者請發廩以賑焉使者以當侯奏
報難之公曰民命在朝夕苟可以生之雖重得罪不悔
退即發常平廩粟之在縣者全活萬計而使者亦不能有
以罪也吏部侍郎汪公應辰侍御史汪公澈交章薦公

材中御史除御史臺檢法官未幾擢監察御史而公已病矣告滿請外除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未行徙轉運副使視事旬日改知漳州旋丁内艱免喪請就閒養疾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八月二日卒年六十官自左廸功郎七遷至朝散郎即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懐安縣靈山鄉長箕山公娶葉氏中奉大夫大任之女封安人五男子杲亦以進士選官至宣教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後公十二年卒東從政郎南劍州

沙縣丞查幹皆業進士栒亦蚤卒二女子長適承議郎
江淮湖廣路總領司幹辦公事任文茂次適奉議郎知
泉州同安縣余元一而幹即來學請銘者也公資剛介
自少即刻苦自厲家貧鬻麯于市而挾書隨之苟非其
義雖寒且饑不可得而衣食也閩俗多火葬公遭父喪
親黨憐其貧諭使從俗公哀號不答盡鬻家人衣具卒
葬以禮事母兢兢惟恐少傷其意即有譴責未嘗敢自
辯數也自奉簡薄而于奉親極其厚至於兄弟族婣之

間閭貧振之亦無所愛其力官番陽時有邑子爲糾掾以職事不相中尋以憂去公極力調護之其人初不敢以此望公涕泣慚謝爲舉子時書皆手寫成誦爲文不追時好爲吏一心營職其清苦之操非人所堪而聰明仁愛所以惠于民者亦非人所能及也平生一以直道自任未嘗小降色辭以希薦寵爲御史時嘗病甚臨安守趙公子潚亦以廉節著被旨視公家事見其篋櫝蕭然衣無兼副俛仰歎息者久之卒之日家無餘財凡此

皆人之所甚難而公之所甚易人固多能言之顧其中猶有大于此者不幸未試而人亦莫之知也葢公在臺時與殿中侍御史杜公莘老雅相好每以節義相勸勉一日杜以公疾來問訊連呼不應乃大呼曰吾今日擊去王繼先矣公矍然起坐曰君能任職吾不病矣探枕中片紙示之乃疏繼先罪狀甚悉繼先者以醫得幸罪惡盈溢公意葢有待也居無何杜以論宦者張去為不効求去公就與別喟然太息曰君學自愛吾亦從此逝

矣即日上疏請去以此視公之志豈但欲為其所已為者而止哉是宜伐石刻辭以告後世之君子乃為之序其事而銘之銘曰

我觀黄公古人之風其剛方而潔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者仁之功其仁雖僅得施于十室之聚其義則未及折乎百王之鋒遽抱其餘以息乎此尚有以啟厥後于無窮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維潘氏世居括蒼之竹溪已號著姓後徙金華益爲聞家君之曾大父諱某贈右朝議大夫大父諱某始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父某以右朝散郎致仕累贈大中大夫君諱景憲字叔度幼頴悟日誦數萬言年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許特試禮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益自刻厲一時學官如汪公應辰芮公燁王公十朋皆推重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嶽祠官秩滿

宰相知君之賢欲留以為中都官君獨力請太平州學教授遠次以歸宰相問其故君曰本無宦情以汲汲于一官政欲以慰親望耳今二親俱老得遠次尚可日從容于其側它非所望宰相歎息以為不可及君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説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既而遭大中公之喪廬于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寢興食飲皆以古禮為節服除遂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躬執弟子之禮誦詩

讀書旁貫史氏下至于茲靡不該覽而尤於程氏之易為盡心焉至它書史考訂蒐輯日有程課鉛黃朱墨未嘗去手為人峭直耿介與世俗少所合而事親從兄友愛諸弟怡愉肅穆人無閒言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翛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處之甚安以是中外化服不敢為纖芥浮靡事族黨皆慕尚之而君自視欿然常若不足也始嘗學浮屠說既而學于呂氏晚再悼亾因葬金華之葉山而虛其中以自

處築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之曰可菴暇日往而
遊焉復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不知儒釋之有間也買
田儲書以待四方之學者又嘗取建寧社倉法出私穀
數百斛歲時斂散自葉山以至大中公故居大墓之下
各為一社期歲廣之及九而止予嘗為記其事然亦未
及盡如其志也君既無當世之願士友知其心者如韓
尚書元吉張左司栻曾卿逢鄭卿伯熊皆愛敬之而不
敢有推挽意獨曾侍郎逮嘗引以自代頃年諸大夫薦

天下士之賢者三十餘人於周丞相君姓名亦在數中而丞相不能用蓋諸公或未始識君而君亦漠然無所問人或扣之乃獨喟然以魯鄭兩卿為知己人莫測其意也紹熙庚戌君之子自覺以進士試禮部中選君聞之曰此足以代我矣即自列于有司請致其事遂請得改京秩命甫下而君已卒矣是歲六月己亥也君先娶邢氏故龍泉主簿邦直之女繼室朱氏其父翌新仲紹興間為中書舍人子男二人長即自覺其次自晦女三

人長適朱塾次適蘇彪次適邢文郁孫男二曰問學問禮蓋自覺常調蕭山主簿而彪今爲臨海主簿君卒時年五十七病不伏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沒語未嘗及其私也自覺將以十月丁酉葬君葉山之藏而以書來屬予銘予始因伯恭父以識君志同氣合遂結婚姻之好往年以江西使事入奏舟過蘭溪蘭溪距金華不百里金華親故往往來相勞問獨君以書來曰甚願一見以慰離索然子今日之行名爲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

比以口語罷歸君又以詩來若曰予今幾過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未耶予不能答而嘗以是愧其為人乃為之銘銘曰

介剛之節為世玉雪退省其私敬順怡悅却掃䀹書賑身訪道忘食與憂以遂于老昔本不出今復何歸異世同心予平孝威葉山之陽上盈下坎我銘不亡君則奚憾

右司張公墓誌銘

公姓張氏諱維字振綱一字仲欽南劒州劒浦人世以長者好施予聞於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而父以公故贈朝議大夫母羅氏亦贈恭人公弱不喜弄自力于學朝議公知其有立常撫而誨之曰貴仕不足言要當以清白大吾家耳未冠而孤羅恭人躬服儉素而悉力以奉公學中紹興八年進士第調賀州司理參軍不行徙汀州軍事推官事有不可未嘗不力爭郡以故鮮敗事盜起屬邑附從萬衆抄掠三郡之境公護巡尉兵

會大軍討平之身覆巢窟撫其餘衆而歸第功當為第一而賞不及公不以為意也秩滿更為漳州龍溪丞改左宣教郎知福州閩縣首定差役條約貲倍者半其傍年民以為便然以公政不苛多欲及公時為之無爭承者已而制下更定役法適與公所議合今遂定著令云官募丁匠舟楫于民無度而不均公與民約一歲丁匠之役不過三日舟別若干為甲甲直旬日滿則縱之唯所適縣賦故多取具于僧坊公為區畫使其徒自相督

僧得無吏卒之擾而輸益辦今亦為例僧歲以茘子餉州縣公一謝卻曰豈可以口腹易吾操耶積餐錢數十萬義不自取會淫潦敗官舍匠役或過前約悉取以償之曰毋使吾失信于民也民服其公而愛其廉號之曰張太清見御史家以訟奪僧田公當受代矣趣吏具案閱之以田予僧而去御史怒思有以中傷之求其過纖芥無所得乃已以便親自請得主管崇道觀以歸會陳正獻公知建康府辟公通判府事事無大小悉委又遣

撫守當塗吏戢而民安之朝廷亦知其治行擢以為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自敵再通好公每謂符離之役失于輕舉而人心終不以為非四郡之棄急于休息而人心終不以為是先嘗告執事者宜將順正救使上意於起居食息不啻坐薪嘗膽之誠修明政事使人心曉然知朝廷未忘中原及對遂以立志開上心且引益之所以戒舜者為言以謂今日正當汲汲以自治不可狃于小康便謂太平語甚切上曰朕何敢望舜公對曰有

為者亦若是願陛下加之意而已上嘉納之且俾察部內守令臧否以聞公到部按行周徧郡縣南薄瘴海陳船欲渡吏卒扣頭更諫公不顧半濟風作舟師震駭公又不為動所至邊氓歡嗷以為百年未始見使者旌節官吏有望風解印綬去者還臺條上件臧否若干人即日施行且著為令未滿歲就除直秘閣知靜江府主管經略安撫司公事公為政平易近民拊循周洽間召長老從容與語授以教條使轉相告戒禁吏妄賦奏減經

總之頟滯訟或數嵗不决者取故牘置便坐暇日公閲
視予奪咸得其情民以便安而治軍甚嚴有暴横若亾
匿者立命誅斬亾所貸使者得盜百數檻致之府欲盡
殺之公為區别誅其渠率數人餘悉遣去郡學庳下諸
生議徙它處咸以故始安郡治為宜而久為浮屠之室
矣至是遺火燔燒畧盡公取其地以為學論者惑㐫教
陰沮止之不得至揞以禍福公又不聽乃卒就功而益
之田以繼廪食學者用勸禱祠不於釋老房祀始至按

故典新社稷風雨雷師壇壝月遣官屬潔除為圖以著其兆域陳設登降之位甚飭水旱輒齋宿致禱無不立應南丹猺莫氏以賂結永樂王氏藉兵以逐其兄而自立既立而背其約王氏以兵攻之莫氏困極請輸並塞田及銀冶稅場以乞師寮屬皆以為受之便公曰莫王連兵正坐貪此爾又將以啗我耶矧國家為夷夏宗主屬國不奉條約正當以義詰之顧反以利而動彼且有以窺我矣於是遣一小校持檄喻之二冦頓額受命即日

釋兵去莫氏前此數為邊患至是帖服自請導羅殿馬以報國恩又遣子弟數名馬為公壽公受而歸之郡庇且厚遣之或告昭州故盜甘文誠者謀叛去郡給而縛之欲致之死公察其非辜撫而遣之未幾象郡傜反使肴欲調兵逐捕公曰以官兵入箐歷險與猿猱角勝負非計也遣裨校戍山口且文告之傜曰前年殺凌鐵往年殺王宣今年又殺甘文誠是非從若招者耶誰敢聽命公遣文誠示之則皆大喜亟遣子入謝罪江湖游民

並海趨漁鹽所過或掠為盜急之則黨益合朝廷以為
憂至遣荊州軍屯守之公奏創効用軍五百人悉募儔
輩為之隂銷盜本且賴其用悉上還荊州兵帥司舊以
回易備邊法久浸弊公至始為經理均節初年錢不過
四千萬季年乃以累萬萬計其後數年再平劇賊皆以
効用取勝而軍無乏興皆公力也朝廷知公可用屢擬
除代而難其人乃進直徽猷閣留鎮五年上方謀北略
移軍建康使者謀作屯營不如措士卒暴露乃召公為

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趣入面對奬公治績且屬以
營屯事公更營髙爍以逮滛潦屋凡二萬三千間先為
一間于治舍用是計徒庸慮材用令役賦功僂指而定
前使者苟於就事榦植脆撓衣以纎葦費二萬萬公易
以瓦深廣堅緻於前而費半之府司分作它營以情屬
軍中先以辦閩屬吏欲効之公曰一椽未集是亦欺君吾
不能也會軍帥亦與公議不相中密白公稽緩遣近璫
持詔詰責公以狀對上大喜曰朕固料張某必辦此遣

再獎諭就加秘閣修撰以寵其勞江東歲和糴以備儲積先是嘗糴三十萬或以予直太高而損其半公力爭不能止至是復以命公而詔問所以經畫狀且曰監前失毋傷民公即條奏曰前事之失民以陛下為不知故獨歸其怨于有司今既知之乃曰姑以為鑒而不能償則天下將有以空言疑明詔者矣且江上糴貴于吳中而其直反下陛下一視同仁何愛十數萬緡而獨使江上之民觖望乎諸司餉遺一不受有不可却者別儲之

積至三百餘萬會和糴有未償之直而失于上聞者即以丐之尋召入奏事因訪軍務得失時頻年調諸郡兵團教帥府公言南方兵宜安静不當數調發以揺人心江東團教五閲月費緡錢且二十萬諸道計不减此宜擇將分兵戍諸州俾就閲習以息大費折姦萌使廟堂之議得専意以圖北方又言兵無奇不足以取勝今兵雖多未必人人皆勇宜詔諸將精擇驍鋭别籍而厚養之以備緩急之用上深然之留為尚書左司郎中遇事

有未便輒詣都坐白或其曰瑣瑣辨切非朝官體公曰
都司助調鼎實幾微所關若視吏籤擬即涉筆書不置
可否安用我輩邪居月餘丁内艱初對因及西南徼外
夷落道里廣袤上令為圖以進至是圖成未上而去服
除召見乃奏之序言周公戒成王立政勿以憸人惟吉
士然後可以詰戎兵陟禹蹟服海表言益有指意切而
辭不廹識者知其忠蓋明年除司農少卿奏諸道糧綱
歲凡百數用官舟者多負而雇商船者不虧蓋商人自

受其舟故不為姦櫂卒率募遊手衣食于官無所顧藉
歲率虧三萬斛細民勺聚撮累以輸公上而一歲之間
輙捐三萬斛以惠姦豈不甚可惜哉且運脚與租同輸
官不僦運運脚之利州郡私之侵漏之失大農任之孰
若惜運脚以僦商船之為便乎復為左司郎中熈豐行
義倉法獨不及南方公守桂嘗以為請不報至是歲適
薦饑朝廷方講荒政公又以為言乃得請兼領贍軍酒
筦不盡其利而課入大增歲羨緡百餘萬會課當遷官

公辭不獲命方請祠之其屬曾執政有罷去者譏者意公其與也又知公屢與權倖忤因据他事論去之先時公已結廬延平溪南山水之間疏泉叠石號曰盤澗至是徜徉其間縱觀古書以自娱尤玩意于春秋謂經有貶而無褒傳者未盡得聖人意方且緒正其説而未竟也既而有知公去國之所以然者為請祠官之禄得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公不欲受逡廵數月乃拜命秩滿踰年不復請期以明年七十致仕未幾而卒淳熙八年六

月癸亥也始時桂人為公生立祠至是聞丧相與哭于
其下後有賢牧守如李公浩張公栻多視公時行事以
為法而刑獄使者鄭公丙閲其決事故牘歎曰此判不
可移端如南山矣其為名流所推伏益如此云累階朝
請大夫娶羅氏再娶宗氏皆封恭人子仕佺今為朝奉
郎通判融州事次士僴嘗以修職郎監潘葑酒庫而卒
又次士佀修職郎常德府司戶叅軍士儼承信郎女適
進士宗大同謝舒宣義郎陳善慶文林郎黄東所為文

有盤澗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士佺等葬公太平鄉天竺里大賔當蟠龍山之原而以故右司郎中何侯萬之狀來請銘予嘗一見公于閩縣後不復相值然公之行事則皆接于耳目知狀為不誣矣何侯又謂公姿禀端裕不見喜慍家無姬媵禄稍以班族里平居接物甚夷剞劂之節遇事乃見意謂當然怨怒不避也中不自快顯寵不願也歷中外聲績藹然為朝廷所嘉重奬寵者固以此然天子知之士論與之卒不能與世合不大

見于設施者抑亦以此歟在江東時御命奬諭者皆寵
眖信臣力足以進退人者公無所私媢再還朝也嬖近
知上意向公遣所親道上所稱賞語且致願見之意或
勸一見即近用公義不往訐臣斡利以羨餘獻者往往
見謂材被進用執政數語公以酒羨課獻内帑公笑而
不答退曰一錢盡公家物朝廷欲用當自取之吾寧以
獻自媒邪天官虛席上閲班簿謂執政曰張某資歴髙
宣勞久且將用公公於内外旣兩無所諧附竟莫有為

助者遡公所守與世相違如是則夫難合而不盡用者公已逆處懸斷于胸中矣不足為公憾此又為知公之深者予以是益恨前日之不獲蚤自附于交遊也而士佺從予匹友張敬夫官學有聞驗其操執器能信其有似公者乃悉序次其語而銘之銘曰

張公廉正蚤發聞聰明仁愛又敏文中歲仗鉞西南奔百蠻震讋民懐恩入椽宰府贊經綸因事納諷忠且勤一朝翩然謝垢氛演仙仙去孰與羣貧當之臯水清淪

隹城鬱鬱託仍昴我銘不滅公長存

運判宋公墓誌銘

公諱若水字子淵成都府雙流縣人其先唐相文貞公裔孫旦以給事中從僖宗入蜀遂家眉之彭山生五子散居成都邛蜀之間號五房宋氏雙流其一也公之曾大父右言大父傑父維皆不仕其父以公故累贈奉議郎母蹇氏亦贈安人公自幼即知刻苦為學邑之賢令如任公淵李公燾皆愛其文行屈輩行與交及將就舉

有欲移公試漕臺者公曰欺君誣祖吾不忍也卒從州舉試外省得奏名對策廷中切直無所避考官不説猶以冠乙科授左廸功郎嘉州龍遊縣主簿未上丁外艱更調龍州仁壽縣主簿監永康軍青城縣味江鎮税兼合同場先時茶禁甚急而私販盐多商筭甚重而嵗額反耗公至弛禁薄征而舊弊頓革課入大增或勸獻其贏以規賞公曰獨不為後人計耶嵗旱民争水泉之利羣聚相毆擊且欲為亂公單馬喻之皆釋仗聽命公又

為禱于靈湫一夕下雨而水溢溝澮皆滿焦槁以蘇物情乃安明年薦饑民又相聚剽掠以求食有期以某日掠鎮民某氏者公召諸豪語曰饑民求食此易與耳私販之徒負勇玩法一與之合非小變也今能出力以致其黨使為一境之衛不唯足以銷其姦心饑民知吾有備亦憚不敢進此一舉而兩得也諸豪皆應曰諾悉出金弊椎牛釃酒召致其徒雜于居民保伍之間日以兵徇于市公亦帶劍躍馬其間衆皆畏服而饑民遂不敢

犯且曰是嘗為我禱湫出泉者吾當謹避之耳鎮故無學公為作孔子廟考古制器率諸生行釋奠禮延師儒躬講説士子競勸制帥汪公暨諸使者聞其賢爭薦之移知神泉縣始至承廢弛之餘首罷追胥之擾但以幅紙書負租與民為期無敢後者不數日盡償前令宿逋為言州家使得善去邑産黄雀歲供諸司百萬計公請罷之民用不擾而物生亦遂至今為法諸司知其治行徙知嘉州犍為縣神泉民相率留之不能奪也公於二

邑皆治其學校如味江所為民有訟者躬以義理恳意
辨告諄悉皆大感悦無復犯者其尤無良不聽令敢以
武斷病齊民者乃捕劾之上獄于州罪至流徙於是閭
里正清善良皆得其所改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擢
太常寺主簿齊宿必虔濯溉必潔同列愧歎以為非所
及新繁故有藝祖神御蜀帥請改築宫于成都事下太
常公聞其且將大興土木窮極侈麗使民不得安為處
駁議事乃得寢遷國子監丞再入太常為博士轉而為

丞兼吏部考功郎官改兵部除秘書丞復兼吏部三館
將以故事為暴書會而上方閔雨避殿降食公為官長
言君父焦勞如此而臣子相與宴樂誠有不自安者官
長是其言白罷之以旱故詔館職條上闕政公為書數
萬言歷數當時刑賞之繆以為是所以干陰陽之和者
宰相聞之怒出公提舉江東常平等事上稱公誠實俾
移福建閩俗故多不舉子公與帥司合議按律令嚴保
伍為所以禁防誨誘之具甚悉全活者衆汀州遠且多

盜又名㺃鄉常時使者按行多避不往至是群盜甫平死傷横道疫癘大作又非常歲之比公獨慨然引車冞入蒭藥自随親問病者飲之民為盜所攻刼與能捍禦奮擊以助官軍有勞効者皆弛其租汀民大喜人人知戴公德建陽掐賢里故常别貯常平米數千斛凶歲發以賑民本隱士魏君掞之所為而歲久陳腐出納不時反以病民有以版曹所下社倉法告者公喜立為移書吏屬鄉人士君子歛散之一方尤賴其利除湖南提

黜刑獄公事建人老稚邀遮戀慕至竟日不得發湖南尤多盜皆晝伏豪民家抵夜輒出以故發不時得公至申明保伍之令使相收司盜無所容至有扣頭車下請得召保復歸農業者公皆撫而遣之又檄諸郡精閱禁旅按行所過察視激犒如法月調諸縣弓兵校其藝而誅賞之由是皆樂為用盜發輒得奏獄官毋得兼攝它職又條七事以申儆之於議法尤兢兢焉每論死刑必齊戒露香要質于天然後敢決決日輒罷燕設所以致

其欽恤之意者無不盡也屬部大札遣吏挾醫載藥馳以救之衡山浮户有與土人不相中者請闕言衡山國之壽嶽祠城東故有溪並城南出後或鑿城北地導水使西不能無斷地脉請築山決水使復故道下公平奏公言水西出歲久故道皆為民居今欲東之則是數百家者不無蕩析離居之若且壽嶽之云無所經見就如其言則國家中興慈皇壽考皆在西流之後尤不宜妄有改作事乃得已衡州故有石鼓書院墟廢亦久前使者

藩侯時始復營之公成其終為增置弟子員以永嘉戴溪為之師割田置書教養如法又知處士劉㚟之賢與郡守劉清之交章論薦詔特補官於是學者乃知公好賢尚德之意不獨為科舉計也被旨攝帥事飛虎軍素驕悍白晝掠人吏不敢問公一以軍律繩之賞信罰必士民以是得安其居而軍吏亦皆悅服會久不雨請禱過勤遂得疾改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而江西是歲亦大旱下車首問荒政所宜發廪勸分蠲租乞米以次施

行其奏請者亦多報可又行帥事事益叢委公自力不
少休家人有諫止者皆麾而却之遂以大病然夙興猶
視事如常時夜過中遂不起淳熙十五年二月甲子也
年五十有八方病革時民相率為公禳禬無不至晨夕
走府門偵起居狀及卒皆縞素弔哭行日號泣挽車哀
送數十里不絕湖南吏民聞之有千里來赴義者葢公
資禀醇厚隆於孝友處內外族姻長少存沒之間不見
其少有遺恨為學勤恪不懈既脫場屋益玩意于聖賢

義理之學近自周程張馬之言以達于經吟諷辨說未嘗虛口推以及人一以仁愛惠利為心聞善即行如恐不及故所臨涖士民愛戴見于風謡非一時諛說空言也其在朝廷据經守正不為苟合雅為虞雍公所知其為之言不過用人材嚴守備以俟敵人之釁而已嘗因輪對請戒羣下懷私立異迎合紛更之弊損宗戚歲時賜予貴臣給使宣借百司吏祿之費及減畿甸房緡以惠貧弱上皆稱善公因極論恢復大計反覆數百言上

盍喜顧曰即當相與赴功名之會耳事下有司不得盡
施行而房緡之惠遂及于天下他議貢舉銓注之屬又
皆廣恩優老草薄從厚之意而其應詔言事則直指宰
相挾私罔上之失無所避雖以是不得久于朝廷不悔
也壽皇知公深嘗語近臣斯人乃朕于奏對間得之其
在湖南益嘗有召用意宰相以前忿尼之識者恨焉而
為文汪洋融液務極事情晚歲乃更造約尤好讀易嘗
夢有問易之一經孰為門户者應曰陰陽兩畫非易門

戶也耶其精詣純熟葢如此所著書有經解五卷書小傳十卷史論十卷古今詩百卷雜著三十卷奏議五卷前安人張氏蜀之故家漢御史綱之後歷千餘年而譜牒可考不紊安人性賢孝讀書史善筆札通古今識義理而不肯為詞章文岐嘗宰永康頗以嚴治安人每陳古誼以諫既歸公事舅謹敬奉祀莊肅和叔妹有禮遇族黨有恩舅喪悉力佐公辦治如法人以為難公居閒久上官有欲使攝局者安人不懌曰吾之貲尚足以支

伏臘徇祿從人得無隳素志乎公喜其言為謝不往其方直之操士夫或有愧焉不但為婦人之賢而已先公十九年卒後安人宇文氏宣教郎隲之女子男三人之源之潤之汪皆嗜學而有文女一人適熊應早卒皆張出也之源等以十六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公及張安人於成都縣楊侯鄉癸山先墓之次遣人來建安請銘踰年乃達而予適有臨漳之役使者以書還明年復來則值予哭子悲甚言不能文顧與公相得晚而相知深其為

社倉書院皆嘗為記述又重之源兄弟之請越數千里
連歲再至而不倦也勉為之銘以致吾意銘曰
資之厚兮學之博退循循兮進諤諤三方一節思無斁
九原歸卧不可作我銘其居詔冥漠欲知斯人視斯石

太孺人陳氏墓誌銘

太孺人陳氏建陽縣三桂里人父安世强學博聞嘗立
義齋縣南從而學者甚衆娶何氏生太孺人年十有七
歸同里周君周君為人寛和樂易不以家人生產為事

太孺人佐以勤敏持家儉而有法訓督諸子甚嚴至待
姻黨遇鄰曲則又咸有恩意少時喪其親哀慕不懈及
嫁不逮事舅姑而歲時烝享執事必親訖事常嗚咽流
涕晚好浮屠法得其大指遂不復問家事惡衣菲食逾
二十年而憂人之憂賑其厄窮病苦雖極力不倦中子
舉進士登王官再逢慶恩周君得以承奉郎致仕太孺
人後以宗祀霈澤亦錫今號鄉人榮之而太孺人所以
自處者不少異于平日也紹熙元年三月某日以疾卒

于家卒時精爽不亂享年六十有八周君名誼字少賓前五年卒加贈至通直郎三男子明佐明仲明作明仲嘗以承議郎差知邵武軍光澤縣事讀書處事精敏絶人所至未可量也女五人其壻陳錞蕭思濟程必顯陳瀏而李未行孫男二人弜亨震亨女三人尚幼明年某月某日諸子葬太孺人縣西新嶺天湖之陽東望周君廣平山之墓才數百步明仲以銘來請予雅知之不得辭也銘曰

母之賢足以成其子子之賢足以顯其親西嶺之阡百
世而新我其銘之以相後人

宜人丁氏墓誌銘

濠州使君劉侯仲光以書來曰惟吾考妣皆有賢行而
禄壽不配其德仲光既不幸蚤孤又不能勉進德業以
求無負于明訓徒賴遺澤得陷末第從宦積勞至叨郡
寄禄賜豐厚足以飽妻孥飫童僕而慈顔永隔不及少
伸區區烏烏之養每一痛念不如無生獨幸累年以來

數逢國家大慶累贈皇考至朝散大夫皇妣至宜人尚有以少慰人子罔極之思者而先宜人之銘久未克立自念老矣或遂泯沒而無聞則後生小子將不復知前人立家本末重此不孝且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惟吾子幸哀而與之銘則仲光知免矣敢泣血再拜以請余讀其書不能終篇為涕下不自禁時方卧病田間氣息奄奄筆研廢棄久矣然感其意不忍辭也乃考其事狀而次第之宜人姓丁氏世為永嘉大姓以積善好施聞於

鄉父諱瑜尤長者兄弟皆以進士官州縣練達有能名
宜人早歸同郡劉君諱某字元默而劉君之為人亦誠
實無表襮樂善愛士起居有常雖甚暑不袒裼家無蒲
博之具喜賙人急遇下有恩然其居家嚴未明而起内
外井井教子弟尤有法而宜人配之無遺德焉始入門
時舅姑皆無恙晨昏無違禮内睦娣姒諧嫁諸姑外接
親戚輯鄰里恩義俱稱重輕有則於是翕然稱為賢婦
久之舅病痱宜人侍養尤勤羹非手調不進舅亦非宜

人所進不嘗也姑為比丘尼與宜人年相近病迎歸與共卧起扶掖飲食終歲忘勞姑每感涕謂曰病愈當終身事汝如母臨沒又謂曰即死當報恩地下幸復為人願為汝子孫以事汝姻舊間有過失輒為曉譬諄復甚或垂涕泣而道之聞者感悟遷革乃已劉氏與同里胡氏有舊好宜人遇之恩意尤篤胡氏長老至今以為言里人有子好讀書欲為儒而父難之其母以告宜人既好喻之又資以金錢使與其子俱試太學以遂其志其

人後常以語人且歎息曰今人不復有此風矣大夫公既嚴于教子宜人又能彌縫其間教諸女以身為法自未笄時已令夙興備盥櫛奉藥餌夜嘗躬視箚鐍灑煬竈輒令持燭行前既笄則教之酒漿烹飪蓋藏之事祭祀賔客之奉且戒之曰爾曹毋厭吾言異日當蒙其力耳以故諸子皆以文行稱而女適人者亦能持其家某年某月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葬于某縣某鄉某里子男三人長曰晧入太學被薦未第而卒次曰某亦早世

其季即仲光今以朝散大夫權發遣濠州軍州事女五人嫁周氏葉氏潘氏餘未行而卒孫三人曰邇曰適曰遅曾孫七人曰仁實仁近仁守仁及仁任仁愿仁履也濠州行篤厚早以文學吏治著美稱仕于朝且通顯一旦求遠郡去有挽而畱之者弗顧也士大夫莫不髙其廉靜而服其明識不知其母之賢所以資之者如此其遠也然則宜人之行其可以不銘銘曰

順尊卑睦姻黨力豈多惠能廣勤夙宵謹微細男敏學

女恭饋貲幽壤豐閟書李之賢慕有餘銜深悲考潛德
授我銘語無斁

宜人黄氏墓誌銘

宜人黄氏今宣義郎致仕陳君衡之配也世為福州侯
官人曽祖紹祖遷父仲文皆不仕宜人性淳質不觧世
俗機事數見欺不自悔既嫁事舅姑唯謹相其夫理家
事甚飭躬勤儉以衣食撫教諸子甚恩故諸子皆得以
自力于學而仲氏遂以進士中第補婺州户椽宜人見

其閱見獄必戒曰人命至重毋使有冤聞當笞人必戒曰輕之毋使重傷見其被檄考貢士必戒曰詳之毋忽汝為舉子時也初好佛書讀誦拜跪終日忘倦一旦忽屏不事曰不在是也撫愧心足矣以慶壽恩三錫至令號紹熙二年七月乙卯卒年闕子男六人孔夙嘗貢于鄉孔碩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孔易亦嘗預貢籍孔時先八年沒女五人長壻潘子修登世次適修職郎泉州司户參軍趙彥夔季尚幼而二男二女皆夭孫男四

人女一人而女亦夭諸子以宣義君之命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宜人某縣某鄉某里某處而孔夙孔碩皆嘗從予遊狀其行事如此來請銘不得辭也其銘曰

有婦之德爲母之則無愧其心反此真宅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董爲德興著姓世有登儒科者君之曾大父某左朝奉郎太醫令大父林右從政郎處州縉雲縣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陞始不仕而亦

以氣節聞君生有英氣務為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
縉雲君憂其過名之曰執柔而字以順之曰以是為爾
韋弦之戒君佩服唯謹及更今名而猶以舊字行示不
敢忘也年二十五始從鄉先生韓溪程公受春秋學程
公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左傳及近世胡氏傳時時
為說大義稍以禮法閑之君自是寖若有省痛自刻厲
雖益以風義自許而不復事少年豪習矣義役法行首
出田粟倡之事以時定里人頼之嘗卜壽藏既得吉而

所知有貧不克葬者舉以畀之無吝色少嘗從程君倜及其弟舟學二君沒久遇其子若孫恩意不少衰其好義多此類晚得諸公家祭禮讀之曰是固可勉自是歲時祭饗齋潔漼薦跪起如法比老不倦既絶意進取漸屏家務即所居旁雜藝花木蔬果以自娛客至開尊命酌劇談終日間及世事而處其是非成敗則雖老于朝市者不逮也淳熙十二年天子奉觴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銖故授廸功郎致仕紹熙三年八月庚寅以疾終

年七十有六葢君為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為摸稜含胡態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然已過則夷然未嘗宿怨人或待以横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事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者餘論乃更折節為儒生自力于善識之者謂其視疇昔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昔人嘗恨之如君者使少有所遇合以其才頡頏

一世可量哉娶周氏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鎡女三人嫁余梓程徹王中皆周出也而鎬鎡及程氏女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明年銖將葬君湖山之原以周氏祔且屬新吉州錄事叅軍程洵允夫狀君行事如此來請銘予不及識君而韓溪先生者先君子之内弟允夫即其子也銖又來學故聞君之行事為詳其可辭乎始君自恨知學晚教子甚力故諸子多材而鎬銖皆舉進士銖尤好學自立庶能成君志者銘曰

才之良氣之剛有求必予義之方能不試老其鄉嗚呼
歸哉此其藏

晦庵集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九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舉人臣張　護

晦庵集卷九十四

宋 朱子 撰

墓誌銘

直顯謨閣潘公墓誌銘

公諱畤字德鄜姓潘氏婺州金華縣人曾大父諱宗簡大父贈中奉大夫諱祖仁父贈通奉大夫諱良佐始以儒學教授諸弟皆從受學而中書公良貴遂以清直致大名公生頴悟少長莊重如成人既孤中書公愛而收

教之欲使後已公以親沒無所受命辭乃任以爲登仕郎爲娶李莊簡公女李公亦器許焉初調袁州分宜主簿躬校簿書蚤夜寒暑不少懈田里賴以安監臨安府造船場部使者以爲能多屬以事皆迎刃立解且不以上官喜怒爲向背御史杜莘老聞而賢之欲引以爲屬會去不果公亦未嘗求薦而當路爭知之改通直郎宰相留官中都公固求奉祠以去已而差提轄雜買務雜賣場嚴禁防謹次第大官要人無敢干以私皇城邏卒

挾恃干紀公按致其罪不少貸人為公危之然公以廉
白自將其黨雖怨之卒無以報也終更宰相又欲留之
不可遂出知興化軍莆俗險健多訟公至究其利病施
置之方為科條以屬吏簡易嚴密無所偏倚郡以大治
時即學宫召諸生而教飭之遂無敢以事至廷中者女
官道士託妖妄求勅賜以表其居挾簽樞張說書屬公
上其事公不可説復喻意部使者以撼公公卒不為動
歲旱禱雨不應公慮獄有寃亟往訊焉果得二人破械

遣之而歸其獄于吏車未及旋大雨立至郡故有洋城陳霸二斗門及木蘭陂溉田數萬頃歲久廢壞公為興築壯固至實民至今詠歌之適歲洊饑募客舟予錢博糴而寛其期人始莫諭其意既而糴者得以其間往返一再然後及期則糴價久已自平而民不饑矣人始服公為有謀也請蠲歲輸丁米錢千萬久之未報輒移屬縣緩其輸漕司不悅督愈峻公訴于朝竟得罷乃已召還賜對公言郡縣者朝廷之根本而百姓又郡縣之根

本也今不計州縣之事力而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
能否而輕以畀之欲本固而邦寧其可得乎上善其言
欲留以為郎而公有所不樂力請外乃除提舉兩浙西
路常平茶鹽公事至則罷中都饋餉之不如法者豪貴
已多不悅而平江庫錢失漏守因是誣富室以取償一
郡大擾有死者公檄罷之守以是怨陰以禁兵給白直
而誅它司上其事公坐削一官移江西未行又移江東
入境發贓吏一人故相有為請者不聽竟按逐之列城

震聳行部所過延見父老使縣別爲單以次召問所疾苦及吏治得失戒州縣毋得除舍館飾供張鈐鍵吏卒所過肅然父老歎息以爲未始有也池守趙粹中恣橫不法遞卒廪給不時有盜發遞奏匿名書以訐者詔以屬郡粹中恐怒捕繫卒汪清訊治强服亟奏誅之刑獄使者丁時發過郡聞其寃取具獄閱之將發其事粹中遣其屬突入傳舍即几間奪去嫚罵陵折一郡大駭公時出按旁縣馳歸與時發共劾之會時發改使湖北

事久不報而公繩之愈急章三上遂與俱罷後得真竄
書者朝廷始罪粹中而恤清家尋復起公提舉荆湖北
路常平茶鹽事入奏為上言比年戸部調度不繼督賦
苛急監司州縣希意避罪不暇復以百姓為心下失人
和上干天變其原在此願詔有司悉蠲州縣民間舊逋
而内出禁錢以補上供之缺其招衛卒除戎器皆許留
經總制錢以充費不則且止以俟他年更詔大臣選官
置局考校紹興以來出内之會参互省畣繼續補助為

經久計常使户部支計有餘則州縣寛而民力紓和氣應矣上聞公言歎息稱善且曰朕於户部應副多矣民間逋租内藏積久亦已蠲放卿言州縣擾民之事朕亦聞之葢所謂黄紙放白紙催者若已蠲之而又責于户部此誠何益正當一一與補還耳因諭所以寄任之意甚悉宰相猶欲留公典選公力辭之部承水旱之餘教喻懲戢安集賑捄曲盡其力民又病疫則遣醫視療家至而日課之以其死生多寡為殿最由是全活者衆俗

喜焚尸公救諸縣各治叢冢焚者有禁民莫敢犯湖北多陂澤官不障故使貧民得漁其間賴以食者甚衆旣而或以輸租自占而專其利則民固已病之至是議者請復增租而吏緣爲姦盡斥貧民所漁以給富家失業狼狽者不可計公爲申明其法悉以還之未幾改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將行猶爲條奏本道荒政數十事詔悉施行行之日士民自言諸司乞留公者以千數出境猶遮道攀戀涕泣不肯去有盜殺人而誣指貫人梁晩四

為罪首論當殊死前後七推具伏録問輙不承最後至公親鞫則方盜殺人之時晚四實在他所參驗行由印歷晷刻不差乃得其寃狀即理出之而劾官吏失入者上大喜可公奏下諸路以為法又奏新法獄經再鞫詞或少異必取初鞫官吏承伏而并按之追逮往返或淹旬歲再鞫官憚于留滯雖或有寃亦弗敢白以此獄少平反枉濫者衆請得復用舊法上亦可之除直秘閣知廣州兼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將行猶奏郴

州度用不足多横賦以供軍馴致巨寇前後非一請下
漕司通融補助以息後患廣東地接郴桂汀贛之境四
州之民歲一踰嶺貿易折閲即相聚為盜大羣至數千
人公入境適捕得渠帥八人即斬以狥日三日而去者
吏不得格期外不去復捕如初於是皆散有梁氏兄弟
者招納亡命前後殺人無數而掠其貲以致富交通州
縣吏不敢詰民患苦之號為四彪公擒捕誅殺汙潴其
居宅盜望風破膽大奚山斗入海中寇攘所聚雖良民

亦以漁鹽為命急之則散入賊中不可禁所從來久至是新置都鹽使者鋭欲禁之檄水軍逐捕公曰水軍專受帥府節度非它司可得而調也且爭小利起大盜將誰使任其責卽卒拒法不為簽良民既得少安乃陰募其酋豪使以捕賊自効由是盜發輙得有功者為奏補官鬬死卽官其子而重責其坐視不赴救者官屬不幸死者厚賻遣歸存没老稚無一人流落如是者三十餘家士族女失身非類贖而歸之上聞公究心獄事詔特

轉朝議大夫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安撫湖南復值凶歲
精禜禱廣咨詢蠲稅租弛逋負民得小康饑不爲害飛
虎軍驕橫不可制有恃酔挾刃傷人者案軍法誅之於
是帖服無敢犯明年召還以疾辭進直顯謨閣知太平
州未上又明年除尚書左司郎中竟辭不就乃申太平
之命未行而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三累官中大夫爵金
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其配李氏諱孟琰字文靚孝
友聰明識趣高遠莊簡公南遷時年未及笄已能刻苦

自厲甘忍貧薄周恤親黨雖凶事無所憚既歸公諸妹多未行奩具所須推予不少靳奉祭祀必誠敬事以公義衣必親製食必親嘗藥必親煮從公居官未嘗問外事買市物而門內之治雖細必親條理精密如嚴官府每罷官治裝皆一日辦警敏絶人而不為苛察治家嚴整而御下有恩縫紉必精潄澣必潔而不為組繡華靡與公言未嘗以爵秩進退為欣戚其教諸子亦然有識高之累封令人後公三年卒子男友端友恭皆力學有

志操友端嘗以進士髙選令俱爲從事郎女友松嫁太常寺主簿史彌遠孫男須孫將仕郎女二人皆幼友端等葬公紹興府上虞縣永豐鄉張㘰之原以令人祔公少從中書公學長壻李氏又得莊簡公爲依歸中年遊張敬夫吕伯恭間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厲志彌篤自爲小官即以治行有聞治郡先教化而訟獄期會無不謹務施舍而出納纎細無所遺興利除害皆有成績爲部使者廢置不避權門糾劾不憚大吏咨詢撫摩無隱不

達至典方面養威持重務大體不細苛精擇丞史隨才授任治民訓兵禁姦除暴無一不可法者蓋嘗自謂吾之為治主于寬而不使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唯其綱維總攝而脉絡通流是以坐走百吏而我常無為也有所弛張必先究見利病本末然後出令耻為姑息小惠以掠虛譽毎言欲寛民力先恤州縣州縣足則科斂自息而田里安矣謂榷酤茶鹽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從事於犴獄尤兢兢然亦未嘗縱釋有罪也所至

必問人材興學校潭州嶽麓衡之石鼓皆一新之學者
用勸薦士惟公論是與不私親故不受請囑有所薦輒
閉閤草奏勑吏莫敢言雖被薦者亦事下然後知伯恭
聞而歎曰潘公薦士可謂盡善盡美矣所部水旱盜賊
無巨細必以聞以祥瑞告則抑而不省其愛民如子馭
吏如童僕按寮屬如朋友惜官帑如私財治公事如家
事事有不便于文法輒身任之不以累其下是以人争為
盡力所至稱治近世士大夫間號精吏道有科指而寬

猛適宜大小中度者無出其右其持身尤謹飭言笑有常度其仕進不即人而人即之然有小嫌輒避不處曾覬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絶不與通使人來致殷勤輒不報以書請事亦不從歸自江東環堵蕭然彈琴讀書有以自適未嘗一與諸公貴人通聲問晚歳召還益將有以處之而公病矣亦會有謀傾宰相者陰尼之遂竟不獲究其用論者莫不歎息而公處之超然少喜學書得歐顔楷法勁挺嚴密如其為人雅不信浮屠詭異

之說嘗著石橋録以斥其妄喪祭不狥流俗平居無所
嗜好既病神明不衰起居莊敬如常時顧諸子誦曾子
易簀時語而絕是則世之所以知公者猶未足以議其
方也熹從公遊雖不久然相知為最深友端等又來學
故于其葬來請銘不得辭也銘曰
士患不學學患不行口榮身悴物重身輕偉歟潘公夙
有奇尚蹈履密微老益堅壯湖清海謐百辟儀之歸歟
僊矣道固委蛇唯其德學知者益鮮我銘其幽以告悠

遠

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公諱椿字壽翁洺州永年縣人曾祖安祖泰皆不仕父升進士起家為吏以廉正稱累官朝奉郎贈大中大夫母楊氏趙氏張氏皆贈碩人靖康之難汴都不守大中公以衛父見傷父子偕卒公年尚少槀殯佛屋深竁而詳識之奉母南走湖嶺間備嘗艱窘而竭力以養母子相慈孝人不知其趙出也用遺澤補官調潭州衡山尉

擿姦發伏人不能欺决事問理如何不為勢奪再調桂陽監司理叅軍盜發臨武將尉縛六十餘人以獻公辨理之才六人抵死它所活亦甚衆以數爭獄事失守意求去不獲守悟乃更相知建復臨武縣盜以不作者二十年徙衡州軍事判官守與部使者交惡公諫止之不聽後闔郡坐劾去公獨免邵民有告兩人為盜者郡得其一將寘之法而囚家訴寃公被檄鞫之使召告者則無其人問其同徒則已斃于路矣閱故牘則斃者是夕

乃在他州有左驗因乃得釋徙寧國軍節度推官豪民
執偽券取陳氏田陳父子斃于獄妻又將斃矣公辨其
偽奪田歸陳氏金人將渝平亟白守將修城辟葺軍械
料民兵甚整人恃以安張忠獻公節制兩淮軍馬辟準
備差遣及拜宣撫都督皆以自隨葢公始見胡文定公
退與其諸子遊從容言曰椿願天下之人無不唯是之
求耳胡公聞而異之其子仁仲後見公所論富川六事
亦謂有經濟才張公知之故取以為屬諉以經畫淮甸

事公為奔走兩路綏集流民布置屯兵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寨險要凡四五反詳審精密所助為多它如謂督府當鎮無為請制戰車以易拒馬之屬未及行者尚衆至于事有不可則固未嘗為苟同也宣司訖事議請第賞官屬公曰今未有功而遽求賞已非所宜且先將佐則無以勸士卒溥及之則無以待有功皆不便張公然之為止不上後諸將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將從之公在外亟奏記張公曰復讎討賊天下之大義

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諸將則已為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雖得其地不能守也書未入而師已行則又言曰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筭俾進退可觀毋損威重既而果無功張公悔之一日喟然歎實材之難得公徐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可厚誣誠欲致之惟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乎其肯來矣張公復拜右相公知事

不可為勸之去明年春又出視師公曰小人之黨已勝而公無故去廟堂此必為復申前議甚苦張公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計也未幾果罷公出幕府得監登聞鼓院在職數月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首請復廣西州縣運鹽而罷折税和糴招糴之擾二請無汰去軍中百戰之士以壯軍勢寛郡縣三請以墾田為課最而更賦法改禄令多以穀帛少以錢皆當上意除知鄂州再對請令墾荒田者三分

其租三年乃增其一三增而畢輸請罷經緫制錢悉爲
上供一其賬目以省吏姦上可其墾田說至鄂行之復
户數千曠土大辟鄂地重而守權輕賦薄而用廣公交
際以誠調度從約未幾邊振而贏嚴火備禁姦盜皆有
方略軍民之爭一决以法主將悅服移廣南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廣西舊遊習其民情之欲惡有所更革不戒
而孚官吏有罪免之而已無所窮治未竟之獄一以輕
平所縱釋數十百人盛夏按行慮問譚悉退閱文書一

夕千紙奏罷發運司所復昭州金坑請禁仕海南者無
得市土物事皆施行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俾入奏事
行及近甸時宰忌之促便道之部適歳大祲官配民備
賑糴民爭糴米踊貴復抑米價商船不來公至損配數
除米估人用不饑奏請蠲歳糴代發二分米出緡錢榷
楮幣和糴米宜用市直使毋太賤傷民人以為便自為
小吏時已病監司行部從吏卒擾州縣至是當出輙前
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目以行而罷諸常從者所至州

取吏卒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自是人多效其所為言事者亦請下諸道以為法召為吏部員外郎復論廣西鹽法上是其說俾條施行之目以上遂改法焉其後二十年間法雖屢變而折苗和糴招糴之擾竟罷民頼以安除樞密院驗詳諸房文字小吏持南丹莫氏表來請于宜州市馬因簽書張說以聞公語說邕遠宜近人孰不知其前日故遷其塗豈無意哉况今莫氏方横乃欲為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啟邊

釁請論如法說又議諸郡招軍宜立法以課殿最公語
之曰贛吉建劍等州民衆俗悍雖多募不難致淮漢荆
湖凋弊未復若限以額恐有抑捽之擾積二事忤說說
怒語人曰吾乃無一可耶公聞之求去上問知之亟令
慰喻安職未幾說免乃遷公左司員外郎容裡國論深
抑吏姦號爲稱職甞言三衙御前之兵有用當益諸州
廂禁兵無用當銷銷之之術死亡勿補二十年之後無
復無用之兵矣它時寧壹以御前兵分屯諸州可也始

公在督府嘗建軍民雜耕之策既而詳其利病乃欲盡損以予諸軍使歲分半卒以耕而益其食至是亦為上言甚悉尋復請外除直龍圖知隆興江南西路安撫避祖諱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至未一月移都大提舉四川茶馬俄復歸故官建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樁錢歲萬二千緡而損民税折銀之直民刻石記之免户部配鬻乳香諸路並得免訖令不復配衡嶽廟火公言廟洊火天寔厭其非制請毋復屋而築壇以望

用遵禮典省財力不報茶寇作帥以失律免公攝其事時江西兵已集寇勢窘謀復南走公亟收散亡分守要害寇不能越故江西得覆而擒之姦民有規聚徒應賊者公募土豪捕其魁桀誅之餘悉散走事平請于朝歲分卒戍產茶處盜以益衰又言茶商買券于官而復市茶于園戶與鹽商買券而即受鹽於官者殊科令一其賈是以茶商獨困而私販多歲額不敷而民被擾甚則鬬欲攻刼為羣盜前日之事亦可驗矣請損其直以便

事而有司各出納乃析小券以一為六實無所損而重以煩費人益病馬召還見上首論軍政之弊曰屬者鄂渚大軍三千捕茶寇數百亡失過半小寇尚爾如大敵何臣嘗求其故矣大抵將不得人馭衆無術廩食旣薄又恐侵漁老成習戰之士一以疲老被汰則挈其强壯子弟以去軍中惟有抑勒寄招之人又皆不習戰陳而不可用至于待遇復不均壹使吾老舊之卒自傷其不及歸正之人而歸正者又自以為待之不如俘虜之厚

也誠亟圖之反此數者則軍聲振而國勢強矣因復力陳茶法之弊乃得頗增鹽數而公意未已也政府白擬司農少卿上自用公為正卿京師月須米十四萬五千石而省倉之儲多不能過兩月請給南庫錢以足歲糴之數又糴洪吉潭衡軍食之餘及鄂商船并取江西湖南諸寄積米自三總領所送輸以達中都常使及二百萬石為一歲備久之不行公以不得其職求去不獲又以白宰相曰今豐儲倉南上庫皆移東就西以眩主聽

而使朝廷户部自分彼此告借索還有同市道願革而正之凡百政事各付攸司委任而責其成則名正而實舉矣臨安擇守公在議中執政或謂公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事守比非其人日走權門奉約束耳民事悉付吏手吏得徇勢為姦公既視事親閲文書躬自予决要人請囑一無所聽府故以官者為承受公事守至例謁之公不往怒因喻旨故遷延以相沮傷公白政府無所用承受請罷之市有火近巨

璫所居舍怒不專挾讒遣兩卒喧厲公所公奏其狀下
兩卒大理獄大理觀望覆逮府吏卒公即家居自劾詔
杖兩卒釋府吏卒勿問僧倚豪貴立私宇至百數會有
以姦穢事覺抵罪者因悉以令沒入之而遂僧還所隸
事在府三月竟以權倖不便亟解去而民至今稱之公
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易以九居
五六居二爲當位而詞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爲不當
位而詞多吉葢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

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而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願觀象玩詞求剛中之臣遠柔佞之士以應經義起治功由是執政滋不悅沮公茶議使不得行公益論事自若久之求去復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陛辭上曰卿未可遠去改知婺州進秘閣修撰上意猶欲留公而公亟言軍政敝武備弱必誤事不合旨乃之

郡居數月郡以大治會詔市牛筋五千斤公奏一牛之
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
且思公前言召以為吏部侍郎公又為上言民貧多盜
非國之福願詔中外有司各條所部冗費可省者以聞
上善之而亦不果行也在吏部與吏史約予奪命士所
陳身計當悉疏著令堅定其可否乃行既行而有遺若
未允者重坐吏以此不能肆其姦秀邸館客特注州掾
公言其人未試且衝待次人請更受員外置不簽書公

事執政建議欲有所私而託以吏部所啟公言是事雖小所闗則大請究治上嘉納焉上親慮囚命公與知閤門事張掄次比其事以聞掄自以官承宣使欲列名公右公不可白之丞相亦右掄公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上但使事以閤門副侍郎耳故所被旨臣實先掄唯陛下裁幸上不直掄罷之公以上常獨攬機務而羣臣偷安苟免乃按易象為上言乾首坤腹而六子之卦各象其事故聖賢之訓皆以君為元首臣為腹心股

肱耳目喉舌各有攸主令君勞臣逸非治之體且使出令用人或有未善則過歸于上而政亂于下願觀易卦之象體乾剛之健而使腹心股肱耳目喉舌之臣各任其職且察臣下有遊近習之門者嚴禁絶之而益以公道用人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一時弊事如衛兵壞僧廬掠都市而朝廷不深治言事官彈劾不勝去職而取從風聞者坐黥隷軍中結邏卒開鋪以摇主將皆極言之又建白凡選監司若大郡守宜使侍從集

都堂公舉所知而宰相拔其尤者以聞皆切治體又請凡應輸義米者皆置倉鄉社以藏而凶歲還以予之亦便于事然皆不得行獨衡州監牧諸軍回易竟罷如公言又嘗抗言往者閹寺之盛卒階靖康明受之變令復盛矣請抑制之不使寖長官置藝室限其進子之數官高者使補外而門禁宫戒之外它毋得有所預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則上下俱安而禍變潛弭矣上聞靖康明受之語嚬蹙久之曰㓜亦聞此因納疏袖

中以入最後極言邊備不可以不豫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靨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其形勢之緩急兵力之多寡計策之利鈍皆歷陳之如指諸掌又論應城四達之衝宜屯一軍以為襄陽近援荆南兵戍襄陽宜徙其家屬營江南毋使為虜所襲以病請祠不許而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數日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遣焉當塗重地益以一面為

寄公因自請以時行視圩埠有機事得以密疏直達上皆從之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募選横江水軍千人以為濡須東關采石聲援采石水軍舟多卒少宜以步卒之半為水戰之用使可舟可陸往來巢湖為必保濡須之計而凡沿江津渡宜使皆隸南岸比來和州利商筭輙穿支港以内舟首尾皆屬之江此為自隳天險邉民盜虜馬或為它盜來歸者有司不問甚或賞以勸之皆不便上納其言亟命塞港它亦頗施行居年餘年六十

九即上章請老上初惜其去三請乃許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以湖南兵役之餘公私困敝上下恫疑思有以鎮安之謂公厚重可倚復起公以顯謨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私禮免繫帥銜以避家諱公雅無復出意再辭不獲乃勉起至無幾何悴者蘇疑者釋氣象一切如盛時復稅酒法人以為便前此官市民物不予直者悉為償之斗酒千錢不安用故人賔客薄少周助率以私錢州宅火徐葺之不調一夫而復其舊

諸縣有羨賦州竭取之縣以不可爲公歸其半曰歲饑
用不足少須之當悉歸矣歲旱賑廩勸公蠲租十一萬
給常平米二萬糶又數萬民以不流死飛虎軍新立或
以爲非便公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傜而二
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已費縣官緡錢四十
二萬民財力不可計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異論乃
息郴民輸租吏所加賦幾再倍力請裁之三去其一民
以小寛前在兩州再言酤法之弊請使凡應酤者秪坐

加役流法髠鉗居作三年而免毋或黥涅使得自新免
竄逸免逓送廣至恩召和氣至是計長沙一歲所遞配
卒千二百五十餘人復申其說朝廷為下其事而議者
狃常或笑以為迂不能革也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
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衡陽故居野塘之上
淳熙十年十一月旦日薨享年七十有三公生十有五
年避地南來貧無以為養不得專力于學年三十始學
易兩鞫郡獄須慮問者累旬不至因得晝夜研考乃若

有得遂樂玩而沒身焉其言于朝廷措諸行事無適而不於是也尤惡佛老邪説在臨安被詔擇靈隱寺主因復于上曰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為求之他他時僧或宣對後苑復疏其失請崇先王之道正人倫之本漸汰游惰歸復農桑其在當塗申法禁戢誑誘出教喻民語極諄悉至是病草題詩一章以示諸子沐浴正衣巾而逝人以是益知公之于易非徒誦説而已也

公莊重簡淡嶷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于色故
人不可得而親疏而中𢎞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絶物
應事存心悉主于厚平生未嘗失節于權倖然非有意
以矯厲為髙也在六院時淵覿寵方盛同舍日走其門
公耻之自引去晚登從列覿已位使相竟不往謁乇一
二輩職事所及輙與忤又嘗為上指言其姦其徒相與
聚而訕公有言太尉獨不奈李某何者其人復之曰誠
無奈其不顧官職何耳頼上知公深屢歎其樸直故小

人無以行其討公于中外鉅細知無不言其尤致意焉
者邊備軍制賦法禄令茶鹽屯田經總制錢揀汰歸正
配法也葢自少日親羅兵難復歴邉事盡悴州縣乃登
守府乃踐省寺於大小之務皆身履而心喻焉非如它
人剽聞掠說而藉口甞試者也其從違忤合雖不可常
然持其見終身不易言之懇懇至于四三其才通其識
遠不阿主好不詭時譽無書生之輕俗吏之陋其所蘊
蓄使得宣究斯世其庶乎公娶麗氏早没繼室以韓氏

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賔皆贈令人男二人㪟夫承務郎
後公三年卒正夫宣義郎廣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
公事女二人長適朝散郎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
事臨川吴鎰次適邯鄲劉仝孫男八人大有大來皆修
職郎大謙廸功郎大用大臨大𦃈大觀大鼐未仕女二
人尚幼公居家有常度不惰替亦不嚴厲約不慼豐不
泰終身一致在官儉而法官燭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
家供張初臨有新帟幕必撤而藏之存以迎新去之日

不私一物馬家至今無有敝帷益凡例所饋餉私不應法之入率積之公帑以供公不應法之用餘則委置而去門内化之落然清素素篤風誼嘗僚章貢李燮死于安陸有女棄民間公贖而育之韓令人愛之如己子以歸士族初仕亦嘗從衆投上官爵里狀心怵然不寧自是不干請嘗獲盜委曲可以被賞置之弗問既循資則曰吾老于職官耳年五十有二乃改京秩自是出為時用然未嘗忘歸志未始携家入中都亦不至畿郡仕五

十年上為人主敬信下為士大夫尊慕無纖謗微累出入中外數四其入也皆以特召其出也皆以力請年至亟歸不得已而勉起起又竟歸以終素志而沒出處之義特為全盡以是年閏十一月十一日葬于衡州花光寺之山後二里與韓令人同穴以葬日廹不及識而吳鎰狀公行大略如此後十年正夫乃以其銘見屬熹不足以銘公然熟公聞望蓋乆中間一再通書荷公見予良厚今又得吳狀及公平生議奏讀之觀其行身如履

繩蹈矩無一事之不合于理論事如絲麻穀粟無一言之不適于用而其忠厚純篤之氣又有藹然溢于行事言語之外者未嘗不廢書三歎而悚然心服也乃最其事而系以銘銘曰

大易之藴微妙不窮孰窺其表而測其衷懿彼李公心潛躬詣逮其渙然隱顯一致進矢于廷退諗于私迎知失得不假蓍龜閔天越民忠君及國在古有評曰庶常吉胡不百年以究其施長言鼓缶奄𡚁其離衡山之陽

非其故土窀而弗銘曷詒終古

滕君希尹墓誌銘

君姓滕氏諱洙字希尹世家徽之婺源盖莫詳其始所自來中間有見故翰林學士達道者扣之乃知與東陽之族同原而亦不能言其遷徙合散之所由也君曾祖谷祖爲父恂皆不仕而叔父愷蚤以文學論議有聞于時起進士官信之户掾以卒士友惜之君幼閒家學緒餘長從鄉先生俞君宋祐及一二知名士遊盖務記覽

其蓄甚富為舉子文亦精緻有程度而數以不偶即棄去不復為獨教諸子為學而不專為場屋計平居厲以篤志力行之訓甚悉及二子登科從仕則又時時為道平日閭里間所聞見情偽得失之變以開曉風切之以故二子皆以能自樹立有聲州縣間晚得末疾猶手抄孔孟言仁梗槩一編日夕玩誦而又大書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語于辟以自警其好學檢身雖老不倦如此病革卻醫藥手書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兩言以示諸子

而卒紹熙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五夫人胡
氏有賢行前君二年卒五男子璘從政郎鄂州州學教
授珙廸功郎寧國府旌德縣主簿瓘珵皆業進士琇前
卒二女子嫁進士程萬頃程頫之孫男七女四君為人
恭儉質實遇人無少長俛首接語如見大賔凡世所謂
少年豪習饒樂放縱事未嘗一接于身自奉甚薄終身
如一日不以豐約易其度居家事親誠心孝愛委巷之
禮薄俗之態雖於强之不忍為也兩逢慶壽恩或勸增

年以應格君不可或問之則曰欺君而受爵亦何榮之有哉有士族女未亂落娼家君謀贖之娼儈知君貧立僞券高其直以難之君未有以為策也會璘預薦書郡致金錢若干為勸駕禮盡以予娼得女嫁之不復詰其僞縣宰張安中賢之為書其牒以表焉君之為人大抵如此嗚呼是亦可為善人君子矣然其志與材既不得少自見于當世其壽命又不得究于髙年獨諸子既能順承其志而又將有以顯揚之則人將以是為天之報

施果不繆也璘等將以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合葬君夫人於萬安鄉龍陂四壯之源使珙奉吉州録事參軍程君洵之狀以來請銘余以疾病久衰謝不能而珙請益堅余竊哀之乃爲次其事而銘之銘曰

行之躬學之力積之豐施之嗇謂天夢夢請視斯刻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公説知漢州事拜表上言其州人李君之行義聞于朝未報而

四川宣撫使王炎安撫使薛良朋轉運副使王㒜判官
趙不悳相繼表上孝宗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
丁酉制曰務穡勸分有司之為政發廩賑乏仁者之用
心爾以布衣居于下土因年饑之不足動義槩以有聞
屢出私藏多所全活與計偕而已老從官牒則徒勞勉
服官榮歸教鄉里可特授廸功郎致仕里之人高君之
行而飽其惠既相與嗟歎而詠歌之君没之後十有七
年其孫寅仲入祕書省佐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貤

以及君於是又詔特贈承務郎人以是益知君積善之報為未艾也又後數年著作君乃自其家使人以書致君行述一通于予請以是銘君之墓予故未得交君父子間又以病廢書久欲謝不能而惟閩蜀相望數千里著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子而遠以屬我是豈可以虗辱哉乃最其書之言曰君諱發字浩然其先隴西人唐明皇帝逃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之從行者因或家焉君其後也世居什邡縣邑順鄉後徙長原曾祖

保榮祖有質父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禀高邁自少倜儻不群讀書有大志傲睨場屋謂功名可立致以鄉貢入辟廱補内舍久之未第宦者梁師成方貴幸士之不得志者類資以得官或以是怵君君正色拒之京師被圍疏陳大計不報即棄禄牒歸養于家其先府君晚厭人事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諉君君節衣縮食濟已以崇義買書闢館迎修士以教子孫而于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焉不専為覔舉干禄計也親疾療治不遺力雖

毀傷無所憚免喪既久語及親猶泣下廬墓側再踰歲
弟沒亡子遺腹生一女婦服未竟輙謀私其槖以行君
以義正之其家愧恨欲以危法中君君不為屈吏又偏
主其詞而卒不能有以汚也已而撫其遺女如已生且
厚資之以歸名族無纖芥餘憾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
時以至于老而豐殖推財讓産恤孤懐幼賙人之急自
兄弟族黨以及于疎遠之無告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
無自多之色平生折券棄責不勝計里人有鬭訟者就

以求直聞其言皆失所爭而去其徵至于病者予藥石
屋者給薪米亦久不懈歲旱犯烈日徒步數十里為鄉
人致禱雨為立應人尤德之歲或不登輒為食以食餓
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饑甚官為振廪勸
分而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庸未復而荒
政以罷民愈困敝數百里間扶老携幼挈釜束薪而以
君為歸者其衆又倍于前蓋君之為此自紹興之丙辰
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為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所全

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績愈茂以故州郡
及諸使者始上其事而蒙顯賞焉君初不欲而不能止
也既起拜命因摘詔語牓其所居爲義槩之堂曰姑以
示吾之子孫使之無忘聖朝所以褒勸之意而益勉于
及人也葢於是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屬疾且革
猶顧左右問今日所飯凡幾人既沒所活饑人過其門
者無不流涕也嗣子蟻既葬君其鄉古魁之原又次君
行事如此而論其槩曰君才雖高而動以繩墨自守凡

有所為必問禮律如何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者唯于義之所在則奮然以身先之雖蹙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氣不少沮李子以言事得罪至徙嶺表君不為動與人交開心見誠不逆其詐尤謹然諾不為利回人有小善稱之不容口不則必面折之而亦不復留胷中也故從之遊者莫不愛敬而嚴憚之或者至以俠名歸之葢不知世之以武犯禁者正君所深恥也雖無官守之責而聞四方水旱疾疫輙憂見言色論天下

事激昂慷慨利害曉然聽者忘倦故相魏國張忠獻公雅知君書疏往來未甞不稱歎其賢張公都督征討君移書為陳量力慮勝之戒甚切嗚呼君之為人如此使及强盛之年得用其力于當世則其所立宜必有大過人者今既不獲施用而其餘功猶足以活千萬人之死命雖其存沒幸甞再被寵褒然天之所以報君者豈若是而休耶君卒之歲淳熈甲午十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月之壬寅君夫人同郡楊氏先卒二子埈以累舉得官

著作陞朝籍累封宣教郎致仕賜緋魚袋竑中進士第至宣教郎後公數年皆卒一女適朝散大夫知嘉州王神孫男五人寅仲為長次賔仲次康早世次憲仲次寘仲寅仲仲賢而有文辭今為奉議郎知普州所以篤君之慶于無窮者將于是乎在予雖不及識君而于君之事無所疑者獨以行述為可信又讀義熈諸詩而全蜀名士無不在焉益知行述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系以銘銘曰

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若人抱道隱居振廩之功日活萬夫茂實既騰帝偉其績命服命書于以往錫既寵于堂又賁于幽惟是聞孫益鴻厥休我銘其藏千古不泐義槩之名永世無斁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衡字公權曾祖確祖某父某皆不仕世為福州侯官縣人及君之生質直嚴重謹然諾寡言笑飲食起居有常度寒暑不易危坐終日對妻子未嘗見齒

雖嚴于家而與鄉人處則斂退樂易唯恐失色于人虛懷待物不疑人欺遭詐取直無愠責逋于人愧若已負以故不能治生而安于貧嘗曰吾不忍人亦莫余忍不侮人亦莫余侮也中歲益貧廼闔門以教子為事奉養靳靳而資其子使從師友講學至解衣無吝色起居晨夜必以身率之其勤約人所不堪而君處之裕如也已而諸子舉進士有名仲子孔碩登科從官所涖多可紀人意其繩約少寛而君訓飭彌厲未嘗假以言色其平

居所以告語之者隨事不同而要其歸必出于守道循
理愛人及物之意孔碩為邵武宰方以聰明慈愛甚得
其民而君遽以疾終于寺舍市里聞之無不失聲嘆吒
如悲親戚紹熙五年十二月丙寅也平生不喜僧道巫
覡誑誘之說及病遺戒悉擯不用葢其天資有過人者
故雖未嘗問學而卒能有以自拔于流俗乃如此初以
慶壽恩授某官致仕既再遇登極及明堂恩累階宣教
郎賜五品服娶同郡黃氏封宜人先卒而葬于閩清縣

賀恩里大將之原至是孔夙等將奉公柩以合焉亟以書來曰諸孤不孝荐遭閔凶前日先生既嘗辛哀而賜之銘矣今而闕焉是使孔夙兄弟無以見先人于地下也敢泣以請惟先生憐之時予方以負罪杜門俟譴不敢復近筆硯為辭章然讀其狀于中若有愧焉因竊叙而銘之其子孫男女已具前志此不復出銘曰

言之出不踰閾行之長不滿鄉人莫我尤我豈人憂載此餘驩以適其丘吾淺之為丈夫者又安能窺其際而

涉其流乎

范直閣墓記

宋故左朝散郎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范公諱如圭字伯達曾大父復譙妣阮氏大父補之妣李氏童氏父舜舉從事郎累贈左朝議大夫妣胡氏繼葉氏俱贈恭人大父以上世家建州建陽縣之由原先大夫始居漳濵遂為荆門軍當陽縣人以崇寧元年玄黓敦牂九月己丑己時生于舅氏胡文定公荆南學官廨中旣孫自

奮從文定公受春秋學舉進士建炎二年對策廷中語
切直張和公時為考官第為首選同列不可於是以乙
科賜及第授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以母喪觧職服
除從外舅葉公辟為江南東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
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如故紹興十年
春謁告如荆門遷奉先大夫恭人之柩歸葬建陽始公
在館數陳論時政與宰相意不合至是遂請奉祠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秩滿輙復請由是歴十載三為祠官十

九年添差通判邵州秩滿差通判荆南府賜緋二十七年召赴行在上殿直秘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歲餘除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在道上書論宗社大計有人所難言者會有目疾辭得不行差主管崇道觀二十九年秋起知泉州十月到郡革弊抑强人方受其賜而貴勢不以為便俄有旨與宫觀理作自陳越明年正月始被命即日罷歸四月受敕復為主管崇道觀而公已病矣六月乙丑卒于邵武軍寓居之正寢享年五

十有九而是歲紹興三十年上章執徐也公娶葉氏右文殿修撰宗諤之女封安人子男三人長念祖右廸功郎次念德次念兹念兹後公十八日而亡年十有七矣女二人長適右承務郎析知常次適登仕郎劉玶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尚幼其年九月甲申諸孤奉公喪歸葬建陽縣渭曲山謹次公姓系爵里始終梗概納諸壙中以識若經術行誼出處之詳則將請于先生君子深知公者刻辭墓左以明示後世云從表姪左廸功郎監潭

州南嶽廟朱熹謹記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

勘朱府君遷墓記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曽祖諱振祖諱絢妣皆汪氏考諱森妣陳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贈承事郎孺人府君生于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輒驚人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廸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

因葬其邑而遊官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為大
學中庸之學調南劒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稅循
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祕書省正字丁内艱服除
召對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
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歴司勲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
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
張忠獻公皆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
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出府君知饒州

去赴請閒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
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所為文有韋齋集十
二卷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女封孺人後二十七年卒
男熹嘗為左廸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女嫁左廸功
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埜在女巽兑皆幼初府
君將没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
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
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于里之白水鵝子峯下熹攀

慕號頑痛貫心骨重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没而熹又無所肖似不能有以顯揚萬分敢次叙姓系官閥志業梗概刻而掩諸幽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尚書吏部員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壙誌

先妣孺人祝氏徽州歙縣人其先為州大姓父諱確始業儒有髙行娶同郡俞氏以元符三年七月庚午生孺人性仁厚端淑年十有八歸于我先君諱松字喬年姓

朱氏逮事舅姑孝謹篤至有人所難能者以先君校中
祕書賜令號及先君卒熹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撫教
俾知所向不幸既長而愚不適世用貧病困戹人所不
堪而孺人處之怡然乾道五年九月戊午卒年七十生
三男伯仲皆夭熹其季也嘗為左廸功郎差充樞密院
編修官一女適右廸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
埜在女巽兑皆幼越明年正月癸酉葬于建寧府建陽
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不

孝子熹號慕隕絶敢竊記壙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知縣何公壙誌

君姓何氏諱鎬字叔京邵武軍邵武縣人父諱兌左朝奉郎母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以朝奉公致事恩補將仕郎更授右廸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辟江南西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調汀州上杭縣丞陞從政郎潭州善化縣令未上以淳熈二年十一

月丁丑晦卒于家年四十有八娶同郡李氏子男三人琰某某女三人長壻吳大同次馮棟季未行也君天資夷曠廉靜寡欲有過人者始朝奉公學于故殿院東平馮公仲受河南程氏中庸之說篤信力行沒身不怠而君又得其傳培殖從容克篤前烈佐邑有惠愛著書數萬言琰等將以四年三月某日葬君臺溪東碭之原其友新安朱熹為識壙中如此且將叙次其詳以表于墓上云

劉樞密墓記代劉平甫

公諱珙字恭父姓劉氏世為建寧府崇安縣人曾祖諱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黄氏彭城郡夫人祖諱韐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禄大夫謚忠顯累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吕氏韓國夫人父諱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傅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公生于宣和四年二月十日卯時建炎三年以忠顯公致仕恩補承務郎紹興十二年

中進士第調紹興府任城都稅務未赴改監潭州南嶽
廟十五年差主管西外敦宗院十六年磨勘轉承事郎
十月丁少傅公憂服未除而韓國夫人嵬公以嫡孫承
重二十一年服除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二十四年四
月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又權禮部郎官六月權中書
舍人十二月磨勘轉宣教郎二十五年五月罷二十六
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八年召赴行在除大宗正
丞未赴二十九年磨勘轉奉議郎改祕書丞三十年兼

權吏部郎官四月除吏部員外郎改監察御史十月復為吏部員外郎三十一年正月兼權祕書少監六月除起居舍人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十月兼權直學士院從車駕幸建康三十二年三月除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五月正兼直學士院八月以扈從恩轉承議郎今上登極覃恩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禮部尚書奉使大金上以公辟置官屬公當特賜御札奬諭時始議與金人為敵國之禮未決以故未出疆而復隆興元年二月磨勘轉

朝散郎十一月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赴二年二月
改衢州乾道元年三月除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
路安撫使以平郴賊李金功賜御札奬諭又除敷文閣
直學士三年正月召赴行在八月到闕除翰林學士知
制誥兼侍讀以郊祀恩封建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十一月除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七月兼參知政
事八月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宫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
路安撫使五年四月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

路安撫使六月被旨措置荆襄邉面六年九月丁慶國
夫人憂七年三月起復同知樞密院事進封開國伯加
食邑四百户實封一百户公再辭不允又除荆襄宣撫
使依舊同知樞密院事差内侍省内侍殿頭徐偁賜以
御札宣押奏事公又四辭乃得終喪八年十二月服除
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進爵加食邑實封如前九
年三月赴闕奏事進大學士以行淳熙二年正月除知
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宫留守未幾復以恩徙

封彭城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户七月以修城功轉一官公辭不受十月又以津發禁軍教閲轉一官許回受三年三月以慶壽恩加食邑三百户實封一百户六月又轉大中大夫七月以賑濟事畢賜詔奬諭十一月又賜御札鞍馬器物四年三月以居守績効顯著除觀文殿學士四月以三年郊祀恩加食邑三百户五年閏六月以疾再請奉祠不允遂乞致仕詔遣内侍省西頭供奉官陸彦禮宣押翰林醫痊診御脉周昭眂治公疾未

至七月三日薨享年五十有七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光
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應副人夫津發又詔建
寧府應辦葬事身後恩數令有司具條取旨公娶呂氏
兵部尚書祉之女追封新定郡夫人繼室韓氏魏國忠
獻公之元孫追封新興夫人又娶其女弟追封淑人子
男二人曰學雅承務郎曰學裘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
郎呂欽公所任也次在室卜以六年二月乙巳葬于甌
寧縣慈善鄉豐樂里顯揚妙湛禪寺之南從公志也坪

惟公平生大節顯于朝廷傳于海内固已不待夫記述而傳矣然其謀猷行治曲折精微之際則又有不可不詳載以俟後世者方將討論撰次而請銘于作者顧又未及就篇而葬日已廹謹略叙公始終閥閲如右刻而納諸壙中它所欲論著者尚見于隧道之碑云從弟從仕郎坪涕泣叙次

丁復之墓記

復之名堯姓丁氏建寧府崇安縣上梅里人父名愛母

某氏復之為人篤厚慈良深有志于為已之學從予遊數年不幸早死朋友莫不哀之有子二人曰某某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某日卒某月某日其父葬之某處友人蔡君季通實相其事新安朱熹記

亡嗣子壙記

宋朱塾字受之其先徽州婺源人大父諱松紹興史官也父熹今為鴻慶祠官母劉氏聘士勉之之女塾于紹興癸酉七月丁酉生紹熙辛亥正月癸酉卒娶潘氏生

二男長曰鎮次恩老四女歸昭接滿鎮滿皆夭明年十有一月甲申葬大同北麓上實天湖其父為之志嗚呼痛哉

陳君廉夫壙誌

陳廉夫名址莆田人故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贈太保魏國正獻公之孫令朝請大夫新提舉福建路市舶寔師是之子厚重明敏自幼即有志于學正獻公奇愛之用致仕恩奏授承奉郎轉承事郎差監鎮江府户部大軍

倉未赴丁母憂再調監泉州南安縣鹽稅慶元三年七月二十有二日卒享年二十有八娶兵部侍郎岳公霖之女女子一人師是將以慶元四年十一月三日祔廉夫龍汲山正獻公大墳之右以其嘗學于余也使來謁銘余以老病久廢筆札亦悲廉夫之賢而不克就其志也不能文姑記其實請刻石納壙中十月己卯既望新安朱熹記

晦庵集卷九十四